

烟台故事

民俗采风

栖霞郝夫妇

冯宝新

果盏卡出七夕香

王锦远

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《长恨歌》，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旷世绝恋的无限痛惜。

说起古代爱情传奇，还有一对比翼双飞、琴瑟和鸣的夫妻，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彩一页，他们是烟台十大历史名人之一的栖霞郝懿行与夫人王照圆。作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、训诂学家，郝懿行有着非凡的成就。他与夫人王照圆“琴瑟和鸣”，以学术为弦、生活为谱，奏出了一曲跨越时空的知音之歌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。

郝懿行，1757年（清乾隆二十二年）农历七月初六出生于栖霞四大望族之一的郝氏家族。其父取《尚书·立政》“迪忱恂于九德之行”的句意，为他取名“懿行”。郝懿行出生时，家境殷实富足，世代书香浓厚。在四世同堂大家庭，父亲郝培元对他的学业要求严苛。民间传说郝懿行天资平凡，7岁入私塾，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学起，16岁应童子试，27岁时，他师从济宁举人李承琏，主攻八股，并抽时间学习经学。

1786年，30岁的郝懿行在丙午决科大课中考取第一，入太学深造。1788年，郝懿行32岁那年第一次参加乡试，考取举人。十年以后，参加进士考试，一次考中。之后，他在户部挂名“额外主事”，一“挂”就是二十多年。究其原因，或许与他的性格有关。他厌恶世俗，不善交际应酬，惟喜欢读书，所得俸钱全部用来买书。在他看来，在家，以读书为孝爱；做官，以读书为忠勤；修身，以读书为平德；立名，以读书为奇勋。所以，他平时总是手不释卷。虽说“书呆子”气浓厚，不合时代潮流，但却娶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夫人——王照圆。王夫人不仅是他生活上的知心伴侣，而且是他经学和训诂学研究的得力助手，夫妻二人琴瑟和鸣，恩爱有加，生活十分幸福美满。

王照圆，字瑞玉，号婉侄。1763年出生于福山县（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）河北村一个书香门第。王照圆之母林氏是栖霞四大望族之一林家的大家闺秀，幼知诗书，品行端正，性情温良，居家颇有法度。郝懿行的同邑好友牟庭为其作《节母林孺人家传》，对其品行、美德、学识等方面的优点给予很高评价。王照圆6岁丧父，全靠母亲林孺人一手教授《孝经》《内则》《毛诗》等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不仅悟性高，而且触类旁通，博览群书，出口成章。王照圆自幼聪慧过人，其母林孺人对她寄予厚望，对她要求十分严格，不仅教授王照圆知识，还为其聘请老师，悉心栽培。

1788年，王照圆与长她6岁的栖霞才子郝懿行结为伉俪。才子遇才女，其言也不俗。据传说，新婚之夜，听悄悄话的人听到的却是新婚夫妇吟诗对句、相互唱和。王照圆说：“千里良缘彩线牵，三冬谷旦结团圆。挑灯最喜亲风雅，先说周南第一篇。”郝懿行心领神会，便以《催粧》为题，紧扣周南《关雎》主题，吟出表达恋情的一首诗，这样一来一往，其趣盎然。从此，他们夫妇佳话连篇，美传不断。

王照圆29岁那年，母亲林孺人病逝，她于《读孝节录》中悲叹道：“终鲜兄弟，孤子一身，自恨为女，纓系于人，义又不得以身殉亲也。”悲痛之情流于笔下。王照圆在母亲去世后，写下了“君亲须孝也须忠，女子显扬男子同。气吐九霄光日月，裙钗端的是英雄”，并经常以“平生要做校书女，不负乌衣巷里人”自诫。也正是时时心念母亲对自己的教诲，王照圆决心将荒废的《鹑经小记》残稿重新整理，以示不负母亲遗训。王照圆还为东汉女史学家班昭《烈女传注》作补注。

历经20余年，她不仅独立完成了《烈女传补注》，还完成了《列仙传校正》《梦书》《晒书堂闺中文存》等作品，并几经周折与丈夫共同研究考证《诗经》，合写出《诗问》一书。像《宋琐语》等，都是王照圆帮助丈夫抄录札记，日积月累，斐然成书。王照圆还为《晋宋书故》写了跋语，此跋在当时也传为美谈，把它与历史上李清照为丈夫赵名诚的《金石录》所作序言相媲美，把王照圆誉为当时的李清照。

王照圆精通训诂之学，著作中常能旁征博引，对《尔雅》和《诗经》都有独特的见解，对郝懿行的学术研究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。郝懿行对王照圆的学术研究十分关注。其《晒书堂文集》等研究著作，多次提到了王照圆在学术上的一些独到见解和设想。清代著名学者马瑞辰在其《毛诗传笺通释》中，亦常引王照圆之研究成果。王照圆工于名物训诂之学，对于《诗经》中的字词释义常有新解。马瑞辰等经学家对此多有赞同，她的学术研究在当时颇有影响力。晚清文学家、考古学家臧庸曾赞她道：“当代女师，一人而已。”虽中国古代历来有男尊女卑的传统，但依托郝懿行之著述和名望，王照圆的《烈女传补注》《烈仙传校正》等一些作品得以刊印并流传至今。

星光不负赶路人，王照圆几经努力，成为河北村王氏家族先祖中一位杰出的女性、清代文学家、训诂学家、杰出的女诗人，在文学史上享有较高声誉。

清道光五年（1825），郝懿行病逝于北京。他除了留下丰厚的著作外，别无他物。王照圆当时连为丈夫举丧的钱也拿不出，更别说是扶柩千里返乡了。后来，在友人们的帮助下，王照圆才得以将丈夫的灵柩运回故乡。王照圆从北京回来，在福山县河北村居住过一段时间，故居门上有匾，题名“名冠石渠”。安葬丈夫后，王照圆专心整理丈夫遗著，以期彰显于世。20余年，她呕心沥血，不辍操劳，至89岁寿终。在晚清经学、训诂学领域，有“高邮王父子，栖霞郝夫妇”的佳话，“高邮王父子”指的是扬州高邮市的经学世家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，“栖霞郝夫妇”指的便是郝懿行和王照圆夫妇。

郝懿行、王照圆合葬墓，位于栖霞市北七里庄东之金河山腰。1987年，该墓被烟台市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郝、王夫妇全部著作，后由他们的孙子郝联薇陆续付梓，留下中国历史上一段琴瑟和鸣的佳话。

在牟平，农历七月七被唤作“烙花日”。老辈人念叨这天牛郎织女踏鹊桥，可空气里飘荡的，却总是比情话更实在——那是家家烙巧果的油香，混着新麦的清甜，凝成了牟平人独有的七夕密码。民谣里“七月七，烙花吃”的调子，一辈辈人就这么哼着，把习俗嵌进了日子的骨缝里。

按牟平的老规矩，七夕前三天就得翻箱底。女人们从箱柜深处捧出祖传的“果子盏”：枣木沉手，梨木轻软，件件都沁着旧时光。模子凹刻的纹路里，藏着百样乾坤——“鲤鱼跃龙门”，鳞片要张得开也收得拢；“莲花并蒂”，花瓣得带点俏皮的卷边才显活泛；“小猫扑蝶”，尾巴须翘出几分憨态；最讨喜的还数那“小竹篓”，篓梁上特意钻个细孔，烙熟了穿根红绳，往孩子脖子上一挂，既能啃着解馋，又能当玩意儿晃悠。

发面是头天夜里的活。自家磨的麦粉，掺上井水泡开的老面根，发得蓬蓬松松，像团雪白的云。揉面时得搁上自家榨的花生油，绵白糖要揉到化在面里，揉得面团光溜溜的，像块浸了蜜的玉。揪成小剂子往模子里摁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纹路就咬进面里——鲤鱼的鳍、莲花的蕊、小猫的胡须……像是把日子的盼头，一五一十地刻了进去。

烙巧果得用铸铁鏊子，架在柴火上慢慢烘。火候是门学问，火太急了边儿焦，火太缓了不酥，女人们守在灶前，手里的竹铲翻得勤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像是在跟面团说悄悄话。那会儿的姑娘媳妇们，等月亮爬上来，就搬着针线筐箩聚在院里。纳的鞋底针脚要密如星子，绣的荷花瓣得带着露水气，说是向织女星求“巧手”，其实是借着星光，把日子的精致亮出来。

孩子们不懂这些讲究，只盯着鏊子上的巧果。等烙得金黄金黄，边缘泛着酥光，母亲们就挑最周正的穿成串。红绳穿过“小竹篓”的孔，挂在脖子上，走在巷里啪啪作响，比过年的新衣还让人神气。

老辈人说：“巧果甜，日子才甜；手儿巧，光景才好。”这道理，孩子们是从脖子上的串儿里，一点点咂摸出来的。

我对七夕的记忆，就系在母亲那只枣木果盏上。边角被奶奶、母亲摩挲了几十年，亮得像涂了层漆，凹纹里总嵌着去年的面屑。母亲每次用前，都要拿软布蘸着温水擦，指腹蹭过纹路时，轻得像抚摸婴儿的脸——这哪是擦模子，分明是在擦拭日子里的念想。

十一岁那年的七夕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被灶间的香味勾醒了。扒着门框看，母亲正揉着面团，手腕转得飞快，麦香混着花生油的暖香漫出来，漫过门槛，把我裹在里面。她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滑，滴在面盆里，“嗒”的一声，倒像是给面团添了份特别的甜。

那天的筐箩格外满：鲤鱼的鳞甲翘着金边，莲花的花瓣卷着酥边，连最费面的小竹篓都做了五六个，红绳穿起来挂在墙上，像串晃悠悠的小灯笼。“妈，今天的巧果咋这么多？”我踮

着脚问。母亲回头笑，眼角的细纹里盛着光：“让你俩在胡同里风光风光。”

那会儿胡同里的孩子，早憋着劲儿要“比巧果”了。隔壁的“巧儿”是真巧——七月七那天生的人，我们都叫他“牛郎”。他娘疼他，年年的巧果用的都是头麸面，那小兔模样的还缀着芝麻，咬一口酥得掉渣，甜得能粘住舌头。往年我和弟弟只能远远干瞅着，今年我俩暗喜，揣着串成串的巧果刚蹭到胡同口，弟弟就扯开嗓子：“快瞧俺的小竹篓！”他把脖子上的串儿拽得老高，竹篓纹路清清爽爽，绳结溜圆。巧儿斜眼一瞥，慢悠悠从兜里掏出个莲花巧果，两手一掰——“啪”！雪白的面芯露出来，晃着光：“瞅瞅，这面多白！”我不服，从串上揪下那条最大的鲤鱼——往年母亲总说，鲤鱼得留着压轴。可手指刚用力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鲤鱼肚皮竟裂出块扎眼的黑，像团墨渍洒在里面。“嗨！地瓜面掺和的吧？”不知谁嚷了一嗓子，孩子们的笑声“轰”地炸开了锅。巧儿笑得直不起腰，捏着手里的小兔在我眼前直晃悠：“还比呢？白面都舍不得使，拿地瓜面充数！”旁边的二柱子眼尖，指着我脖子上的串儿：“怪不得他的竹篓那么多，原来是黑面的！”那些笑声像带了刺的小石子，砸在脸上辣，坠在心里沉，烧得我浑身发烫。

我攥着那半块母亲“弄虚作假”的鲤鱼，红绳勒得脖子生疼也顾不上，一头撞开家门。筐箩里新烙的巧果还冒着热气，母亲正低头串着最后一串，见我哭着闯进来，手里的针线“啪嗒”掉进筐箩。“你骗人！”我把半截鲤鱼摔在桌上，黑黢黢的面芯溅了满桌。“为啥掺地瓜面？”母亲的手僵在半空，围裙上沾的面粉簌簌往下掉。她嘴唇动了动，眼圈却慢慢红了。没说一句话，只是用围裙擦了擦手，把我拽进怀里——那围裙带着灶间的暖，怀里还裹着揉面时沾上的麦香。父亲蹲在门槛上，闷头抽着旱烟，烟锅“吧嗒吧嗒”响，举到半空的巴掌晃了晃，终究没有落下。

那串掺了地瓜面的巧果，我和弟弟到底没舍得扔。它在书包上晃荡了半个月，硬得能当响板敲。某个饿醒的夜里，我俩偷偷掰开分啃，粗糙的面渣在齿间来回磨着，竟慢慢嚼出了几分甜，几分香。

后来才从姐姐口中得知，那年队里分的麦子少得可怜，再加上我们家口大，母亲是连着熬了五个通宵，绣花边换回小半袋头麸面。她只想让我们兄妹多尝几样花样，才掺了地瓜面——那些扎眼的黑，原是她揉碎了的夜。

如今的牟平，七夕巧果早换了新模样。蛋糕店玻璃柜里，芝士馅的、抹茶味的码得光鲜亮丽，小熊、奥特曼等造型炫目，3D打印模压出的纹路，精细得赛过老物件。不锈钢电鏊子滋滋作响，再不必守着柴灶调火候了。我在柜台前看着这些巧果，忽然懂了：变了的，是巧果的花样和滋味；没变的，是藏在面里的念想。